

風丑月

马学明 / 著

上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骨/马学明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—7—227—03752—1

I. 风… II. 马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6945 号

风 骨 (上)

马学明 著

责任编辑 史 芒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35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3752—1
定 价 47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新中国成立近 60 年来，以真人真事这种文学题材，集中典型人物刻画和反映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人与事、是与非、爱与恨的书，这是第一本。马学明同志以自己出版的《中国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文献新编》一书成书的亲身经历为背景，创作了《风骨》这部纪实长篇小说。这次他请我为该书作序，因为我对该作品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通篇阅读，为了准确地把握该书的灵魂，我通读了《宁夏文艺家报》2000 年秋天刊登的一篇报告文学，介绍他是怎样顽强拼搏出版《中国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文献新编》一书的，对他的努力和奋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希望《风骨》这本书能为我国文学艺坛里增添一朵鲜艳的小花。至于那本书在整个出版过程中，具体都经历过什么，事件的本身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发生过怎样的碰撞和联系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当时是怎样表现的，肯定谁也说不清。胜利的果实大家都愿意分享，艰难拼搏却只能是当事人自己承当。

马学明同志将文学作品和安全生产工作这个社会学科的专业课题，有机地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，多角度、多侧面、深层次地刻画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，他们在处理、对待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上，各自所持的态度和立场，这应该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。但是我坚信，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，安全为天这个信念，我们就是为全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在该出版之际，我写这样一个序，是衷心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更加深切地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，从中获得精神和思想的启迪，

以激发人们做事不畏困苦，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。我也希望有一天这个题材能搬上电视，拍成电影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切地关注安全，加深对安全工作这个特别重大社会课题的理解，那才是我作这个序的真正目的。

冯士洪

2008年3月16日

目 录

序 幕 (1)

1 艰辛岁月 (8)

2 送别与主动沟通 (33)

3 在集体企业里遨游 (57)

4 重回安环处 (74)

5 结交启蒙人 (89)

6 出书之梦 (116)

7 完成借调 (133)

8 敬业之歌 (168)

序 幕

公元 1996 年 7 月的一天，在中国西部银川通往北京的 178 次列车上，靠近右侧窗户旁坐着一位神情凝重的汉子，他姓马，和他熟悉的人都只叫他毅兵。一米八〇的个头，长型脸，肤色略微有些红润，一双眼睛不大，却显得炯炯有神。他长相普通，是一个表面看无任何惊人之举的人。他到北京去干什么呢？此时马毅兵的心中除了他要办的事之外，什么也装不下。这趟北京之行，他是非走不可的。

列车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的行程，终于到达目的地——北京站。

毅兵下车以后，在北京站西侧随便找了一家清真饭馆，要了一碗面条。吃完后，他略歇息了一阵，出门随之便乘上了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方向的 104 次公共汽车，他是要去国家劳动部。此时天渐渐阴沉下来，当车行驶到王府井一带，天空响起了滚雷，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刹那间，车上所有的人都紧张焦急了起来。“唉呦，天下这么大的雨，呆会儿下车怎么办呀？”

天空变成了银灰色，雨越下越大，满街的雨水，四处“哗哗”的流淌着。毅兵坐在司机驾驶座的右后方，不时地注视着车外的情景。汽车前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顺着弧形玻璃急速地向下流，刮雨尺不停地驱赶着流不及的雨水，毅兵恭敬地向身旁的一位白发老人打问着：“大爷，您说的和平里就是前一站吗？”老人用手向前一指说道：“是的，就前面这一站。”毅兵站起身，拎过箱子，从绿色书包里掏出伞，做好了下车的准备。

毅兵以前虽然也多次来过北京，但对这个拥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口

的首都北京，要想一下子对地貌、地物、地形很快熟悉起来，也绝非易事。毅兵下车后先是犹豫着辨认了一下方位，大风卷着的雨水就把他手中的伞给刮歪了。他全身上下都被淋湿了，顷刻间，他像一只落汤鸡。他来不及再犹豫什么了，一阵小跑先钻进了一家私人小卖店。借着避雨的时间，他向店主人打听到了就近便是国家林业部的招待所。他在服务台询问后，已经没有床位了，看来今天只能住在地下室了。他擦了擦脸，洗过脚，把箱子放在窗前，头一沾枕就呼呼地睡着了，他太累了。

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屋外的走廊里，已经灌进了雨水。他利索地收拾完东西，洗漱完毕后，又静静地坐在床头，他的心里想着、思考着。此时他身上的压力有多大，唯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

公元1996年7月24日。这是令毅兵终身难忘的一个日子。

这是新一天的开始，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，时间是5点多钟，东方发出了鱼肚色，天渐渐地亮了。

毅兵按着好心人的指点，找到了和平里中街12号。大门口有人站着岗，墙面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牌子。他进到传达室门房后，问一位负责登记的女职员：“同志，请问前面走过来的那位拿伞的人，是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与锅炉压力容器监察局的闪淳昌局长吗？”他透过窗玻璃向外看着。

“是！你以前就认识他吗？”女职员有些惊疑地问毅兵。

“不！我……不……认……识。不过，我……”毅兵断断续续地回答完，便手持刚才登记过的介绍信，出门迎上前去。

“闪局长，您好？我是宁夏来的。我带来了一本书的资料，想请您看看有没有什么价值。顺便我把云可处长随您出国工作考察的护照也捎来了，他在月末赶过来。”毅兵向闪局长自我介绍后，便迅速将手中的介绍信递了过去。

闪局长将介绍信接过去，见一张印有宁夏劳动人事厅字样的介绍信上写着：

劳动部职锅局：

兹介绍我区西夏钢铁厂马毅兵同志编辑的《中国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文献新编》一书文稿，呈报贵局，请看是否有出版价值，请予审定！

宁夏劳动人事厅（盖章）

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

“噢，那好！你就跟着我走，到我办公室再具体谈吧。”闪局长看过介绍信后，随即说道。

来到闪局长的办公室，闪局长一边问毅兵来京的情况，一边给他冲了一杯茶，很热情地说：“你先喝点水。”

毅兵将茶杯端在手里，轻轻地吹开茶叶喝了一口，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闪局长用右手指着屋里的一张三人沙发说：“你坐，你坐，坐下咱们具体谈。”当毅兵落座后，闪局长离开自己的办公桌，顺手拿过一把椅子，坐在了毅兵的对面。毅兵打开自己随身带来的提箱，从箱里取出书稿目录，双手递给闪局长。闪局长接过去后边翻着看，边仔细听着他的汇报，不时问一些有关方面的情况，毅兵的心里感到格外亲切和高兴，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，这样近距离的面对面地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。

门口，不时传来敲门声，听动静是要找闪局长。“这阵你们先忙别的。”闪局长似乎知道敲门者是局内的人，没开门，就这么说。

“行！这件事我已经明白了，你个人还有什么想法和考虑？”闪局长问他。汇报持续了两个半小时，毅兵觉得自己把所要说的话基本上表达清楚了，他有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10点半了。

“书如果能出，编委会主任我请求您出任，主编我个人可以主动让出，由我们厂的主要领导出任，书尾能给我们企业登载一篇简介或广告什么的，我就知足了。总之，能把这件事情办成办好是我最大的愿望。”毅兵深切地望着闪局长说。

“好。你的这些意见到时我们再具体协商。昨晚你住在哪儿？”闪局长关切地问。

“住林业部招待所，离这儿不远。昨晚我来的时候，北京正下大雨，我就近找了个地方随便住下了。”毅兵回答。

“你还有什么东西吗？”闪局长看着毅兵的棕色旅行箱，又问他。

“在部收发室门口我还放着一个小包，资料我都装在这个箱子里。”毅兵指着身边的箱子说。

“那好，资料你一定要保管好。我记得我这里还有两份最近的新资料，你也拿去归到里面。”闪局长说着，走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跟前，从顶上拿过资料，交给了他。毅兵接到手中一看，是劳动部副部长王建伦和公安部副部长牟新生，在第六次全国安全生产周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两篇讲话。他如获至宝，立刻装进他随身携带的小包里。这时，闪局长又说：“像你的这个书稿资料，以前我们也曾安排人搜集整理过，遗憾的是都没有连贯成型，现在正好是你给补上了。你的这件事，我这边就算是定了。这阵我先给我们专业出版社的有关负责同志打个电话，先给他们讲一下，如果人家愿意拿流动资金垫付出版，这很好。如果不行，那就有难度了。资金问题是很棘手的事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资料的价值决定着投资取向，无论哪个出版社都是要讲经济效益的，赔钱的事谁都不愿意做，这个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把眼光放远一点。有空你到我们专业出版社去一下，带着资料先跟他们谈一下，我很快要出国到加拿大进行工作考察，赶在我出国之前，能把这件事运作起来最好。你出了我们劳动部的大门向西走约二十米，再向北一拐，有个西藏驻京办事处招待所，离我们这儿很近，到我们劳动部来办事的人，经常在那儿住，条件还可以。你先住下，回头有什么事，我们再联系就很方便了。”随后，闪局长就把毅兵领到了门上写着综合办公室的门口处，冲着一个高个子女同志说：“午五，你给这个同志写张条子，交给他，让他到藏招先住下来。”

下午，毅兵敲开了劳动部职锅局副总工李富办公室的门：“同志，我是宁夏来的，李富同志在吗？”屋里有两个人在办公。

“我就是。”一位中等个，脸上有胡楂儿，头发有些花白，方型脸的老者迅速站起来，热情地答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云处长让我给你捎来了六袋正宗的宁夏特产枸杞，他说你对宁夏枸杞很感兴趣。我也很想认识你，就顺便给你带来。枸杞在藏招放着，我就住在那里。”

“感谢感谢！这个老云呀，对我还这么惦记，可给你添麻烦了，你住多少号房间？我晚上去行吗？”

“可以，312。”毅兵高兴地说。

藏招312房间，李总带着一些水果敲开了门。“你正在休息吧？毅兵，你的事我听闪局长说了，他对你的资料很感兴趣，认为是全国首编，谁都没做的。我能看一下吗？”李总和毅兵聊了几句之后说。毅兵把资料和目录拿出来，递给了李总。

“噢，是的。层次很高，资料很翔实，时间跨度也很长，闪局长可真是火眼金睛呀。”李总一边翻着，一边赞叹地说。“听说你带着介绍信，就看闪局长怎么考虑怎么推进了。组织上能办更好，办不了，我个人也想和你合作。你觉得怎么有利就怎么朝前推吧？我们办公室的午五同志，以前就是从你们宁夏来的，听说她父亲现在也还在你们宁夏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毅兵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

第二天，闪局长的批示下到了局科技宣教处，批件上方写着：

交黄健同志，请宣教处阅研：

毅兵同志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，而且这种资料有实用价值，请认真研究妥处。

有些讲话还可以帮助充实。

闪淳昌

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

批件下面，闪局长还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另，我已同出版社的有关负责同志电话讲了，如毅兵同志愿意可去出版社面谈。”

黄健是局科技宣教处的主任科员，年约三十。处长王文奇不在，闪局长将毅兵介绍给黄健之后，立刻安排黄健带着毅兵赶到出版社去洽谈，看出书之事能否尽快落实下来。

在出版社餐厅，二编室蒋永茂主任、编辑高永新、孙世昌，《劳动保护》杂志社的武开胜主编陪同毅兵和黄健共进午餐。

资料价值无疑，但出版社是干啥的，一个钱没有，绝对不行。谈条件，讲困难，近百万字，达五十个印张，最低先拿五万元才能接活，有部长办公会议的决定、批示也可。否则到年底，社向部上缴利润指标无法完成，结果如此。毅兵毫无办法，黄健将情况汇报给闪局长，闪局长似乎也无奈。

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资料珍贵，钱更加珍贵，也更加伟大。

越是大城市，人们越看重钱，首都北京也更是如此。没有钱，再好的事也休想办成。

七月三十日，云处长抵达北京，接站见面后，毅兵就把他先期抵达北京的情况向云处长汇报了。当晚，云处长和毅兵两人在一起，共同协商拟定了一个八项方案。云处长趁着在北京的时间，以宁夏人劳厅的名誉带着毅兵，走访了有关专业出版社、全国总工会、工人出版社、冶金工业部，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。

劳动部职锅局综合办公室里，闪局长、黄健、陈午五、云处长、毅兵五人聚到了一起。“明天我就要出国走了，现在我们几个人就毅兵同志出书的这件事，我现在明确交代和具体落实一下。钱的事，上下各方我们这里都要努力，也可以以你们厅里的名誉向我这里打一个报告，留下，待我出国回来再具体研究也可以，或者是等我出国回来以后，由你向你们厅里汇报了，再向我们这里打报告也行。这事要解决，要快定。云处长你看呢？”闪局长说。

“行！出版资金问题，我回国以后，也可以想些办法。毅兵，你回去后先向狄国亮副厅长汇报一下，这事是喜讯，他会高兴的。”云处

长说。

“毅兵，现在你能写就在这儿写吧，别等，你们走了，我也可以尽力运作，写好各方都签上字，就留在我这儿也行。”黄健说。

“还是等我回去以后，以厅里的名义正式把报告打上来，算是一个红头文件，那样比较稳妥。我和毅兵商定的八项方案可以留下。”云处长说。

“那就先这样定了，具体运作等我出国归来以后，抓紧办？”闪局长说。

屋里的五个人这时似乎都认为，这件事也就这样定了。

1 艰辛岁月

1955年，毅兵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，他家解放前的老地名新寨子，是一个纯回民散居自然村，离全国著名的回族之乡——纳家户仅汉延渠一渠之隔。1964年国家修建109国道时，公路从寨子中心直穿而过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他家这次是第二次搬家，家从村西头又搬到了村东头，西头原系新寨子清真寺。永宁县城所在地的老地名，旧称杨和堡，自古以来，是一个以种地打粮和从事小商小贩及农牧业兼营贩运为生的地方。鱼，那时候在他们这里几乎是见水就有。这里自秦朝以来，是靠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区域，自然条件优越，水草丰茂，是素有塞上江南的银川老城区南翼。

毅兵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人，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。他一生对政治乃至社会、文化全然不知，但宗教观念又特别重，任何事也不能违反伊斯兰教规，连照相这种事，他父亲也认为是做了不吉利和得罪了真主的事。所以到临终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张照片。他的一生只明白自己是庄稼人，种好地，做点小生意，是他认定的一生之职。农闲，他沿街摆摊卖点杂货，日子过得再苦，他也从不抱怨。毅兵的母亲那时还不过四十岁，是乡和县里的劳动模范。母亲十七岁成家，共生了十个孩子，活下来的有七个，五男二女，只算男的，毅兵排行老三，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，家里因为男孩多，双亲除对大哥略有偏爱外，对他们四个便疼顾不过来了。尤其是身为老三的毅兵，小时候性格倔强，脾性暴烈，因此父母一旦有点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就拿他撒气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父亲从毅兵说话做事方式

看出，这个儿子长大了能干番大事。认为他做事，有耐性，干了就能把事情干成干好，谁要拗他，是很难的。1962年，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，寨子里开办了一所民办小学，毅兵缠着父亲带上他，到小学校里报了名，他想念书。

毅兵刚满八岁的时候，父亲终因积劳成疾去世了，他家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。当料理完父亲的后事，他家欠下生产队和信用社一千多元。那年代，这笔账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，压在了一家人的身上，为了能把这个家维系下去，母亲换了一口大铁锅，经常给一群儿女做菜多粮少的调和饭，好省下点粮来能再多吃几顿。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，大哥主动放弃了已上到初中二年级的学业，回家帮助母亲持掌家业。就在他回到家半年后的夏天，六七个和他年龄差不多，也不太那么知事的十四五岁的愣头小子，和他开玩笑闹着玩，将他按倒在地，将生石灰塞进他的裤裆，接着又浇上水，使他的下身和那个窝窝子的表皮受到了大面积的灼伤。之后再怎么看，也不能痊愈。从此他精神上受了极大的刺激，得了一场近似于精神病的大病。坚强的母亲为了给大哥看病，跑遍了宁夏的许多医院，丢下他们这些儿女，交给二哥代管家政。后来大哥的病情虽然减轻了，但却不能成为生产队的一个壮劳力。每到春季，病情就会复发，这始终就像是一个恶魔笼罩在他们一家人的头顶上。比大哥还大的大姐出嫁了，大哥又出了这样的意外，毅兵最小的弟弟老五，在父亲去世那年才两个月。他家的日子在那个时代，过得如何艰辛，人们就可想而知了。

二哥琢磨好了之后，同母亲一商量，把毅兵叫到面前严肃地说：“老三，爹无常了，大哥又有病，家里的人多，竟是吃饭的嘴，情况你也都知道。你今年十岁也过了，你的学也就不能再上了，从明天开始起，你的任务就是每天专门在家里干杂活，每天鸡叫第三遍鸣的时辰，你就得起来，到外面看哪里有烧烟煤的锅炉房，你就得借着炉火光亮去捡煤枯炉子（指煤核儿）、拾粪、背柴、给兔子拔草，管种自留地，到了什么季节，你就得去干家里的什么杂活。”

毅兵看着母亲，仍不作声。母亲看出了三儿子的心思，为难而又

伤感地说：“老三，行不行，你可要说话呀，今天你二哥给你说的这个事，可不是头一回，家里一旦不让你上学了，你二哥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可就一样一样都变成让你干的活啦！俺们家可比不了别人家，俺们家穷，就得人人个个都要吃苦才行呢，你可不能像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一放学你还跑出去耍耍一阵子呢，现在不行了，你也要吃苦呢！你二哥要帮助妈，在队里多挣点工分，往好过日子呢，你听清了吗？”

“不！妈，让我干啥都行，学我可要非上不可呀！活我保证干就是了。”毅兵殷切而又深情地看着母亲，希望母亲能在这个时候，向自己说句还让他上学的话。同时他还侧头看看表情很不乐意的二哥，努着嘴不高兴地说。

“不让你上学，就是不准，你现在这么说那不可能，冬天让你到鹤泉湖去背烧炕的芦柴，一去五六里地，来回十几里路，你要上学还要背柴，根本就不行。这些活家里没人干，日子就没法过，学你得停下来，回家干活，这个不听你的，再说，让你上学，家里也没有钱。”

“不！二哥，学我是非上不可，我已经上到三年级了，我学习不好，你可以不让我念，只要你让我上学，这些活我也照样干，我不骗你，我保证干！一定干！不干，你可以不给我饭吃，还向上次那样，不让我进家门都行。学费、我所花的钱，我到外面捡骨头、旧胶鞋底、乱麻绳头子、旧报纸拿到收购站去卖了，我就能上学，我不问你和妈要一分钱。”

“啪！”二哥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给他来了一个很响亮的大嘴巴子，他猛然向前跑了几步，蹦着几乎被摔倒的身子歪斜着，心里对二哥充满了不服和不满。二哥这时认为三弟的话都是不可能的，是在骗他，他打他，就是要树立他在家庭成员中的绝对权威，首先要让这个调皮不服从他管教的三弟听他的话，接受他的领导。

“不？我死也要上学，你们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让这个步！学我就是要上！”

二哥还想要动手，母亲知道老三的脾气是啥样的。她说话了：“老二，就先让他上吧，给他再让让步，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你大哥身体

不好，他原本能上成的学，结果没上成，自己个人闹着回来可又惹上了灾祸，他不行，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念书识字的人，一旦队里以后有人捣鬼，给我们家少记了工分，到时我们也好让老三给认一认。你就让他上吧，刚才你说的那些活儿，也还都让他照样干，平时他干活也挺踏实的，你就依了他吧。他做不到了，按你说的办，到时也不迟。”

二哥没办法了，看在母亲的面子上，他只好让了步。毅兵心中清楚，二哥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家庭生活所迫。

毅兵为了在家中获得上学权，在学习上只能刻苦努力，他非常非常明白，如果自己的学习稍有放松和退步，或有什么把柄被二哥抓住了，他就失去了上学权。在学校他若稍有闪失和过错，回家后他就得赶紧把书包藏进家门前的麦柴堆里，他怕二哥一旦知道了，要收走他的书包，再也不让他念书了。在学校，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，语文课更是拔尖，写生字、造句、填空、写作文，他非常认真刻苦，他怕学习不好，家里就断了他的上学梦。

这所学校，原来是一座清真寺，始建于清朝年间，砖木结构，经历了社会变革的朝朝代代，风风雨雨。毅兵在这里上学，离家很近，只有五十多米，可是那寺殿里面，胆小的人，天黑一般是不敢轻易入内的。那清真寺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莫测。寺殿后面不远处的汉延渠西坡下，有一大片坟茔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。从汉延渠大渠由水泥管洞接通下来，有一个二次向三处分配水系的用石头和水泥砌筑而成的大圆洞水池，像个碉堡，其管口是向南流水的一条支渠。支渠东侧位于清真寺顶部垂直中心方位，有四棵高大的古柏杨树，据说已过两百多年的历史，树上常年有喜鹊、乌鸦、仙鹤、麻雀等各种飞禽在这里着落和鸣叫，是鸟的栖息地和天堂。那树高达六十多米，树围达四米多，枝节有层，层节上有鸟窝，树梢直冲云霄。

那时候，这里是一派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。就汉延渠的走向也是九曲十八湾，直不过一里，水流缓慢，浅水滩和死水湾比比皆是。以渠为线，甩出一个坑，不远处又是一个滩。沼泽

地和浅水滩处，草茂鱼欢，很少有人去惊扰。冬天有时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大冰滩，夏天经常成为一个水旋湾。在有些死水湾，水深不可测，冬天冰下鱼儿翻，偶有打鱼人围着冰滩转。春暖花开时，解冻的水面上，鸟欢雀跃。因此，那时候这里的自然环境极适宜鱼儿和鸟及各种水生物野生灵觅食，栖息繁衍，形成一种自然和谐，生死依从的生物链。离新寨子仅三公里的鹤泉湖有一年，春末一场雪，湖面上四五寸长的鲫鱼，多到看上去全都是一层嘴。毅兵拿起筛子，随便贴着水面朝下一捞，就是半筛子。当地人称，这是鹤泉湖的鱼倒了，运回来以后，晒着还没法处理。

后来，渠被逐年逐年地裁直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，寺被拆了，东西拉到大队队部用了，是大队组织的一些老贫协和县上的许多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干的。不久，高大的古柏杨树也被锯掉了，根也被挖掉了，众多罕见的鸟雀也就远走高飞不见了。

古树太大，有人专门拉来了一种电锯，让寨子里的人们用大粗绳子拉着滚起来，让电锯给破成厚度相等的板子，前后由两辆手推小架子车担在车箱底部，一次仅能拉两块，下面再垫上木辊子给卡住。毅兵那个时候是12岁，冬天学校放寒假，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，也参与了拉运，给送到河滩上，在黄河边抬着装上船运走了。据说是卖给了黄河下游的陶乐县一个什么大队，做了木船搞运输。后听说这木船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，受了一番批判，后又听说船上拉的稻草，在黄河里着火了，船也被烧了。

毅兵上小学的时候，这古寺古树都还在，寨子西头也就显得更加神圣、肃穆、庄严，胆小的人连白天也不敢靠近，因为寺殿的西墙后面是大片的回民坟墓，白天那里常有野狗在觅食。黑夜，獾从坟穴洞里钻出来，四处游蹿，偶尔还闯进寺殿来。在座西向东的大殿正房南北两侧，对面盖着两排廊檐凸出的厢房，一侧八间，两侧相互对称，寺中间是一个大院子，有篮球场的面积大，寺殿的正东方是寺院大门。寺门面朝北的八间，解放初期曾当过村办扫盲夜校。门面朝南的八间，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，还做过大集体的食堂，后来便改为寨子所办